

集部

詩林廣記卷八

宋 蔡正孫 編

孟襄陽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尤介其間而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類不鉤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

淡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脁之詩句精若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可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為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曰休襄陽人既慕其名覩其貌盖思文王則嗜昌歜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杜甫云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又云復憶襄陽孟浩然新詩句句盡堪傳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窓虛

隱居詩話云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確風雅適明皇駕至孟浩然倉皇伏床下維不敢隱而以直奏明皇曰朕聞此人久矣因召見使進

所業浩然誦此詩明皇曰朕未嘗棄人卿自不求仕何誣之甚也因命放歸南山世傳如此而摭言諸書載之尤詳且浩然布衣闌入宮禁又犯行在所而止於放歸明皇寛假之亦至矣烏在以一棄字而議罪乎

漫叟詩話云孟浩然詩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唐玄宗聞之曰卿自棄朕朕何棄卿又孟貫詩云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

何謂有巢無主二子正坐詩窮可謂轉喉觸諱者也

宿葉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不來携琴候蘿徑

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如此詩亦可以為高遠者也

后山詩話云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

洒手而無材料耳

臨洞庭湖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空有羨魚情

西清詩話云洞庭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者衆矣終未若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

附許棠過洞庭湖

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閒漁父時相引行歌浩渺閒

前輩謂岳陽洞庭諸詩見稱於世者非一如劉文房云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僧可明云水涵天影濶山㨄地形高亦皆佳作終未若杜工部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之句為絕唱也

餘話見杜子美登岳陽樓詩

夜歸鹿門寺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龎公棲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自來去

胡苕溪云浩然夜歸鹿門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黄昏歸人爭渡喧一聨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附岑參巴南舟中即事

渡口欲黄昏歸人爭渡喧近鐘清野寺遠火點江村見

鴈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

裴司功員司士見尋

府僚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翁醉猶能騎馬回

詩體云詩有借對字如孟浩然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是借楊對雞又如太白水舂雲母碓風掃石楠花是借楠對母又如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竹葉謂酒借對菊花此皆借對體也

訪天台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遥舳艫爭利涉來往接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晚疑是赤城標

詩體云此律詩首尾不對者盛唐諸公有此體如孟浩然此詩是也又李太白牛渚西江夜之篇皆文從字順音韻鏗鏘八句皆無對偶

附李太白夜泊牛渚懷古 牛渚即謝尚袁宏詠史處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

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楓葉落紛紛

附山谷題浩然畫像

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無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經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胡苕溪云山谷題此詩浩然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

盧玉川

晦庵云詩須要句法渾成如玉川子輩句雄險怪亦自有渾成底氣象

學林新編云玉川子詩雖豪放然太險怪而不循詩家法度

孫樵與王霖書云玉川子月蝕詩韓文公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真如赤手捕長蛟不施控勒騎生馬急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顔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圓又缺翠眉蟬鬢生别離一望一見心斷絶心斷絶幾千里夢中醉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緑綺琴調高絃絶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為暮雨兮為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窻前疑是君

雪浪齋日記云玉川子詩讀者易解識者當自知之蕭才子宅問答詩如莊子寓言高僧對禪機惟有所思一篇語似不類疑他人所作然飄逸可喜

山中

飢食松花渴飲泉偶從山下過山前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對眠

胡苕溪云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麛相對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兩句云眠分黃

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附王介甫小舫

愛此江邊好留連至日斜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

隽䜌云沙草則衆人所謂水邊林下之物所與之遊處者牛羊鷗鳥爾而荆公造而為眠分黄犢草坐占白鷗沙之語其筆力高妙殆若天成

示添丁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瘴氣却憐我入我憔悴

骨中為生涯數日不食強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癡笑令人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

後村詩話云唐人多傳盧仝因留王涯第中遂預甘露之禍仝老無髪閹人於腦後加釘焉人以為添丁之讖或言好事者為之仝處士於人無怨何為有此

謗然平時切齒元和逆黨月蝕一詩膾炙人口意者

羣閹以此害之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叩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椀面一椀喉吻潤兩椀破孤悶三椀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為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藝苑雌黄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闘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闘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肯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附范希文和章岷從事闘茶歌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水微開溪邉竒茗冠天下

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
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擷未盈襜
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
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鬬美鼎磨雲外首山銅
瓶携江上中泠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
鬬茶味兮輕醍醐鬬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
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
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蓂衆人之濁我可清

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䰟魄劉伶却得聞雷霆
廬仝不敢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荼星商
山文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
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
莫羡花間女郎只鬬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胡苕溪云藝苑以此二篇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並
録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胷
臆造語穩帖得詩人之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

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

醉歸

昨夜村飲歸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驚著汝

冷齋夜話云文章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如老杜詩

所以大過人者誠實耳誠實著見學者多不曉如玉

川子醉歸詩是也

鄭

陶岳五代補云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

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覺下拜自是士林以谷爲一字師

柳

半烟半雨溪橋畔間杏間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

胡苕溪叢話云鄭谷柳詩或戲謂此乃柳謎子觀者試一思方知之可見其爲善謔也

海棠

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為發揚

古今詩話云杜子美母名海棠子美諱之故杜集中絕無海棠詩後吳中復詩亦云子美詩才猶閣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至楊誠齋乃云豈是少陵無句子少陵未見欲如何

弔僧

幾思聞靜話夜雨對禪床未得重相見秋燈照影堂孤

雲終負約薄宦轉堪傷夢遶長松榻遥焚一炷香

詩話云破題與頷聯便作隔句對若施之於賦則曰幾思静話對夜雨之禪床未得重逢照秋燈於影室此謂之隔句體也

愚謂此亦前輩所謂扇對法也胡苕溪有云律詩有扇對格第一與第三句對第二與第四句對如杜少陵哭台州司户蘓少監詩云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谷貴没潛夫東坡和鬱孤臺詩云邂

逅陪車馬尋芳謝朓洲凄涼望鄉國得句仲宣樓又唐人絶句亦用此格云去年花下留連飲暖日天桃鶯亂啼今日江邊容易別淡烟衰草馬頻嘶此類是也

十日菊

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和露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休齋云唐人嘗詠十日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

秋香一夜衰世以為工盖其意不隨物而盡如酒盞此時須在手菊花明日便愁人自覺氣不長耳東坡亦云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然雖變其語終有此失豈坡老在謫所遇時感慨不覺發是語乎

山谷云文章以氣為主鄭谷此詩意甚佳而病在氣不長西漢文字所以雄深雅健者其氣長故也

曽子固云詩當使人一覽語盡而意有餘乃古人用心處如此詩是也王荆公亦有菊詩云千花萬卉凋

零盡始見閒人把一枝其病亦在於氣不長耳

附王荆公和晩菊

不得黄花九日吹空看野葉翠葳蕤淵明酩酊知何處子美蕭條向此時委翳似甘終草莽栽培空欲傍藩籬千花萬卉凋零盡始見閒人把一枝

李長吉

本傳云李賀未始立題然後為詩如他人牽合程課者每旦出騎欵叚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

即書投囊中及暮歸足成之太夫人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嘔出心始已耳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謌詩雲烟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

又云賀能探尋前事今古未嘗經道者求取情狀遠去筆墨畦徑間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朱文公云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李太白自在

又云賀詩巧

珊瑚鉤詩話云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蓋有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

李義山作李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

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歘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旁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

陸龜蒙作李長吉詩集序云吾聞淫畋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於槁死不得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夭

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

金銅仙人辭漢歌

序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八月詔宮官牽車西取漢孝武捧露盤仙人欲立置前殿宮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淚下歌曰

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迹畫欄桂樹懸秋香三十六宮土花碧魏官牽車指千里東關酸風射眸子空將漢月出宮門憶君清淚如鉛水衰蘭送客咸陽道

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盤獨出月荒凉渭城已遠波聲小

漢書武帝作柏梁臺金莖銅柱承露盤上有仙人掌

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長生

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長安鍾虡駱駝銅人承露

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灞城大發卒鑄作銅人

二號曰翁仲列坐司徒門外

漢晉春秋云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或泣因

留灞城

緗素雜記云按明帝紀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是歲徙長安銅人重不可致而李賀序以謂青龍九年八月夫明帝以青龍五年三月改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則無青龍九年明矣疑李賀之誤也

酈元水經注云魏文帝黄初元年徙咸陽始皇所鑄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灞城南即與明帝所徙銅人事略同竟未詳其旨

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人於長安東灞城見之與

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造見鑄此而已近五百
歲矣故東坡贈梁道人詩云採藥壺公處處過笑看
金狄手摩挲又張天覺贈人詩云鶴骨飄飄紫府仙
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高軒過

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
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
羅心胷元精炯炯貫當中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

天無功龎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摭言云李賀年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時韓文公與皇甫湜覽賀所作竒之因連騎造門求見賀丱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賦一篇賀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無人仍名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命聯鑣而還所居親為束髮後舉進士賀父名晉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為著辨諱一篇

鴈門太守

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裏塞上燕支凝夜紫半捲紅旗臨易水霜重角聲寒不起報君黄金臺上意提携玉龍為君死

宋景文諸公在館中評唐人詩曰李白僊才長吉鬼才王安石曰長吉鴈門太守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是兒言不相副方黑雲如此安得耀日之甲光也

將進酒

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綉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復齋漫録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揺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於一時決非相剽竊也

胡苕溪云桃花亂落如紅雨梨花一枝春帶雨小院深沉杏花雨梅子黄時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余甞欲作一草亭四面各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

詩林廣記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詩林廣記卷九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膺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覲光

詩林廣記卷九

宋　蔡正孫　編

唐茂業

石林詩話云楊大年劉子儀皆喜彦謙詩以其用事精巧對偶清切黄魯直詩體雖不類然不以楊劉為過也

蔡寛夫詩話云楊文公酷喜唐彦謙詩至親書以自隨彦謙詩亦不多格力卑弱僅與羅隱相先後不知

文公何以取之當是時以偶儷為工耳

黄山谷云唐彦謙最善用事

過長陵題髙廟

耳聞明主持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

藝苑雌黄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顔師古注云抔音步侯反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毁徹故止云取土

耳今學者讀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盛土之物郭氏佩觿云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裒字駱賓王為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

石林詩話云黄魯直每讀此詩稱賞不已多示學詩者以為模式三尺一抔雖是着題然語皆歇後一抔事無兩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則三尺律三尺喙皆可言獨劍乎耳聞明主眼見愚民尤不成語余數見

交遊道魯直語意不可解東坡有買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勞挽六鈞亦同此病六鈞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劍字此理甚易知也

劉後村云楊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彦謙唐詩雖雕斵對偶然無如一抔三尺之聯惜不多見

附僧惠洪詩

人生如逆旅歲月若遍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抔

愚謂此詩只是翻杜子美孔丘盜跖俱塵埃之語耳

藝苑雌黄云或謂唐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抔字鋪枚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抔為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枚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

洪駒父詩話云唐彦謙又有題蒲津河亭烟横博望乗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也

仲山漢高祖兄劉仲葬于此山

千載遺踪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閑丘壠

異日誰知與仲多

漢書云淮南王等朝未央宫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歳大笑為樂

謝疊山云觀此詩則貧富貴賤等是空花有道者一不以此累其心堯讓天下許由不受亦見此理

愚謂彦謙此詩之意以為高祖得天下之後乃與兄

仲較産業所就之多寡及其死也則長陵與仲山均之為一抔土耳果何多寡之分邪

韓致光

髙秀實云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李端叔意喜致光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遯齋閒覽云筆談謂香奩集乃和凝所為後人嫁其名於韓偓誤矣唐吳融詩集中有和韓致光侍郎無

題二首與香奩集中無題韻正同偓序中亦具載其事

謝人惠含桃

時節雖同氣味殊未知堪薦寢園無合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筍恐難同象匕秦中為櫻筍之會乃三月也酪漿無復瑩蠙珠闕　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

序云湖南絶少含桃偶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傷懷因成四韻

復齋漫録云致光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鑾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詩意亦本致光而語益工

附韓子蒼謝人惠茶

白髪前朝舊史官風爐煑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

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

寒食夜

策策輕寒剪剪風杏花飄雪小桃紅夜深斜搭鞦韆索
樓閣朦朧細雨中
清江碧草兩悠悠各自風流一種愁正是落花寒食雨
夜深無伴倚空樓

遯齋閒覽云韓致元詩詞致婉麗如此絶者是也

偶題

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

案頭筯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

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身雖在流落顛沛中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激發而然韓偓貶逐後依王審知如集中所載此詩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亦不忘其君者也

雷公

閒人倚柱笑雷公又向深山霹怪松必若有蘓天下意何如驚起武侯龍

世説云夏侯泰初倚柱作書時霹靂破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書亦如故賔客左右皆跌蕩不能住韓偓詩用倚柱二字有來處

附朱喬年冬乾

陌上冬乾泣老農天留甘雨付春工阿香急試雷霆手莫放人間有卧龍

愚謂朱先生此詩大意亦與韓致光詩意同文公先
生亦有聞雷詩氣象宏大今附于左
附朱文公聞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
早施雄斷答羣心
杜彥之
藝苑雌黃云苟鶴杜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
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

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為唐風集

唐風集詩極卑下如云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又云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童兒前輩方之為太公家教

宮詞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歐陽公歸田録云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詩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煆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閙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胡苕溪云余讀隱居詩話云此一聯非朴詩乃杜荀鶴之句然猶未敢以六一為誤後因看幕府燕閒録

云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宫詞為唐第一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聮中風煖鳥聲碎日髙花影重是也

黄山谷云杜荀鶴詩有舉世盡從愁裏老之句正好對退之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

溪興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

胡苕溪云蔔鶴此詩句語俱弱不若韓致光醉著絶句為雅健也

附韓致光醉著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葛亞卿有集句用致光詩一聯今附于左

附葛亞卿集句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桒柘一村煙漁翁醉睡又醒睡

高唱夕陽孤島邊

胡苕溪云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光兩句極為無工又後兩句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光之渾成也

　聞子規

楚天空濶月成輪蜀魄聲聲似訴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愚謂此詩亦有守口如瓶之諷緘口字亦從金人三

緘事中來

家語云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多言多敗口是何傷禍之門也

贈僧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揔輸僧

愚謂動靜勞佚係乎人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而

神疲僧俗之相去不遠也此詩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誦之可謂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緇流之不能自覺耳

時世行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桒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煑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其二

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絶子孫還似平明徵賦税未聞州縣略温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愚謂此詩備言生民之憔悴國政之煩苛可謂曲盡其情矣採民風者觀之其能動心否乎

陸魯望

自號天隨子

自傳云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有

點竄塗抹者紙札相壓投于箱篋中歷年不曾淨寫一本或為好事者取去後於他人家見之亦不復謂己作矣

冷齋序魯訔注杜工部詩云陸龜蒙得杜詩之贍博尚軒然自號一家爀世烜俗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劔對樽酒耻為游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别何足歎

愚謂大丈夫以功名意氣自許大笑出門何淚之有此詩慷慨激烈有男子心回視郵亭執手杯酒陽關哽咽凄凉眠眠作兒女語者良可鄙矣因記羅隱淚詩云自從魯國潸然後不是奸人即婦人孔叢子云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别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得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

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羅詩蓋本諸此因併及之

自遣

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是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

古意

君心莫淺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

胡苕溪云天随子二詩思新語竒超出扵尋常之表可謂不落前人窠臼者也

宮人斜

草樹愁煙似不春晚鶯哀怨問行人須知一種埋香骨猶勝昭君作虜塵

愚謂宮人斜乃後宮嬪嬙所葬之叢冢也此詩超出意外用昭君事有狐死正丘首之義而昭君之死亦可謂不得其正者可憐也

薛太拙

劉後村云薛能詩格不甚高而自稱譽太過其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為不用矣卒以驕恣凌忽償軍殺身其材安在哉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葛可謂小人無忌憚者

絶句

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遥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

只合終身作卧龍

王直方詩話云李希聲言荆公罷政事時居於州東劉相宅於書院小廳題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數十處苕溪漁隠曰此乃薛能詩唐百家詩選中有之或云荆公詩非也

藝苑雌黄云薛能詩隔溪遥見夕陽舂人多不知夕陽舂為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淵虞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注云尚未冥上㡿先舂曰

上春將欲𡨋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呉姬

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鼉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恭軍

復齋漫録云本朝景德三年張景以交通曹人趙陳斥為房州恭軍景為屋壁記畧曰近制州縣恭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為之凡朔

望饗宴使與焉若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叅軍也嘗為某罪矣至於倡優為戲亦假而為之以資玩戲況真為者乎宜為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畧如此余按樂府雜録戲弄叅軍始自漢舘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夾衫命優伶弄戲辱之經年乃放後為叅軍然則戲弄叅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戸叅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

優弄為參軍

宋竹林亭

地濕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行人本是農桑容記得春深欲種田

謝疊山云遊苑圃而思畎畝覽花草而記農桑此有道者之言也

愚謂鄭谷感興一絶亦是此意但翻一轉語反説耳今附于左

附鄭谷感興

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愚謂前詩乃因世之趨末而思反其本此詩乃謂務本者相尚趨末以從世俗之好然其崇本抑末之心則亦隱然在其中矣

省試夜

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承平雅頌聲更報第三條燭盡文昌風景寫難成

復齋漫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輿舉進士既試脂炬三條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曾作詩賦此事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巳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試官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也

附韋永貽試罷

三條燭盡鍾初動九轉丹成䇿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王大用

晴景

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裏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

漁隱叢話云此唐百家詩選中詩也余因閱荆公臨川集亦有此詩云雨前未見花間葉雨後全無葉底

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百家詩選是荆公所選想愛其詩因為改正七字遂使一篇語工而意足了無鑱斧之迹真削鐻手也

古意

夫戍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謝疊山云此詩西風吹妾妾憂夫與寒到君邊衣到無兩句見夫婦之至情

張祜

孤山寺

樓臺聳碧岑一逕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猶憶西湖月鍾聲在北林

西清詩話云荊公取張祜惠山寺詩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而不取其孤山寺詩不知意果如何耳

無錫縣惠山寺

舊宅何人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

洞穿斜竹重階夾瘦莎殷勤入城市雲水暮鐘和

此詩乃荆公百家詩選中所取者如泉聲到池盡一聯真佳句也

金山寺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為勝景張祜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閣筆孫魴乃復吟一

詩時號絕唱

附孫魴金山寺

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

胡苕溪云張祜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濺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衒如此尤可嗤鄙也

郵亭

雲暗山横日欲斜郵亭下馬對殘花自從身逐征西府每到花時不在家

謝疊山云此詩與張季鷹秋風思蓴鱸同一意思有道者聞之必不以山林之樂易鍾鼎之奉矣

詩林廣記卷九

詩林廣記卷十

宋　蔡正孫　編

白樂天

本傳云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為翰林學士

詩苑類格云白樂天詩有五長諷諭之詩長於激閑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律詩百言以上長於贍五字七言百言以下長於情

唐本贊云杜牧謂白居易詩纖穠不逞非莊人雅士所為淫言媟語入人肌骨不可去也

青箱雜記云白樂天詩達者之詞也

墨客揮犀云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解否嫗曰解則録之故其詩近於鄙俚

内直

絲綸閣下文書静鍾鼓樓中漏刻長坐到黄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緗素雜記云唐故事中書省植紫薇花歷世循因之不以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閣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樂天此詩用紫薇郎語按天文志紫微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闗紫薇花事

附洪咨夔宣鎖

禁門深鎖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浸紫薇花

愚謂洪平齋此詩非特引用樂天紫薇花事而其語

度閑雅有樂天之風焉

咸陽原上草

離離原上草一歳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

復齋漫録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至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東風吹又生歎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前言戲之耳予以為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也

屐道居

莫嫌地窄林池小休厭家貧活計微多少朱門鎖空宅
主人到了不曾歸

胡苕溪云富貴於人造物所靳自古以來多不在於年少而常在於晚景若少年富貴者非曰無之蓋亦鮮矣人至晚景得富貴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償其平生所不足者如樂天此詩讀之使人悽然誠不必為此也

絶句

試問池臺主多為將相官終身不曽到惟展畫圖看

愚謂此絶與前首大意略同讀者當有頓悟處世之

汲汲於求田問舍者可以自省矣

昭君詞

漢使却回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

莫道不如宫裏時

王直方詩話云古今人作昭君詞多矣余獨愛白樂

天一絶蓋其意優游不廹切故也樂天賦此詩時年

甚少

謝疊山云此詩從漢武帝李夫人傳變化來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兄弟為托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棄我尚肯追思閔録其兄弟哉

書天竺寺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峯雲起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鍾清下界聞

遥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東坡云予年十二時先君自虔州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筆勢竒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嘗有詩云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葢為是也

附東坡天竺寺

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薑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淚横斜

詩注云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

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

宣宗弔樂天詩云綴玉連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詩

仙懷素草書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賀張籍

老何歿後吟詩絶雖有郎官不愛詩今日聞君除水部

喜於身得省郎時

蔡寛夫詩話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為故事者何遜為水部員外郎以詩稱至張籍自博士復拜此官樂天以詩賀之籍答詩亦云幸有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自是遂為詩人故事前輩片言之貴重如此

元微之

高秀實云元微之詩艶麗而有骨

行宮絶句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

容齋隨筆云長恨歌上陽人歌連昌宮辭皆道開元天寶間宮禁事最為深切然微之行宮絕句語少而意足有無窮之味焉

元白總話

詩話云元微之守會稽白樂天牧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

元稹撰白氏長慶集序云予始與樂天同校秘書多

以詩章相贈答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堠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予嘗於平水市中鏡湖旁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名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是元微之詩亦不知予之為微之也又云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别之

蔡寛夫詩話云司空圖善論前人詩謂元白為力勍

氣僝乃都會之豪佑可謂切中其病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語道語也

附楊汝士壓倒元白詩

隅坐須知賜御屛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史盡傳馨

當年蹤傳雖云盛詎有茲賢醉酥醽
詩話云寳歴中楊嗣復具慶先僕射自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于潼關宴于新昌第時元白俱在焉皆即席賦詩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是日大醉歸謂諸子曰今日壓倒元白矣
薛玄卿
昔昔鹽
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飛桃李溪采

弃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常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幃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鷄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

洪氏容齋續筆云按通鑑隋煬帝誅薛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此詩乃道衡所作名昔昔鹽凡十韻文苑英華題作劉長卿別宕子怨長卿集初不此篇誤也又玄怪録載遽篨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

厥鹽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踈勒滿座鹽歸國鹽唐詩有云媚賴吳娘唱是鹽又有云更奏新聲刮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鹽俗傳以為黃帝炎長沙志從而書之盖不考也

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死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詩邪胡苕溪云人君

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忮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為人臣者亦當悟其微旨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不敢顯迹常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自謂莫能及鮑照於所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无得以嫉之終見容於二世豈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李涉

再當夷陵幽居

負郭依山一徑深萬竿如束翠沉沉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為竹林

晉王徽之字子猷時吴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即出坐輿造竹下嘗借居空宅中便令栽竹或問之子猷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李涉之愛亦子猷之愛云

登山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

又得浮生半日閒

談藪云東坡一日訪佛印于竹寺印欵之坡因誦李涉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印曰學士閒了半日老僧忙了半日相與發一大笑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門竹莖踈處見前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為掃門

愚謂李涉三詩皆以竹言真愛物之成癖者也東坡

亦有綠筠軒詩言竹之佳趣今附于左

附東坡詠於潛僧綠筠軒

寧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醫傍人笑此言似高還似癡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

王明敭

唐史云王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輔不厭人望出為淮南節度使

題揚州木蘭院

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

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小說云王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粥僧厭苦之飯後擊鐘且後播鎮揚州訪舊題詩處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已碧紗籠之矣乃

續云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胡苕溪云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飧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已碧紗籠之播乃題二絶云

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

附東坡戲作

飢眼眩西東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鍾非飯山
僧異漂毋但可供一莞胡為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厨
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
胡苕溪云東坡此詩其貶之也至矣
附魏野題僧寺
世情冷煖由分别何必區區較異同若得常將紅袖拂
也應勝似碧紗籠
古今詩話云寇萊公典陜日與處士魏野同遊僧寺

觀覽舊遊有留題處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塵蒙其上時從行官妓之惠黠者輒以紅袖拂之野顧公笑因題詩云

韓君平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新煙散入五侯家

本事詩云唐德宗時制誥闕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

點又請之上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上復批曰此詩日暮漢宮傳蠟燭新烟散入五侯家曰與此韓翃

附沈佺期驩州不作寒食

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遥可念腸斷報親情

劉夢得嘉話云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春來不見餳嘗疑餳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

家物六經惟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爾而道也至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煖賣餳天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

緗素雜記云寒食清明多有用餳粥事如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云漠漠輕煙着早闕容甌餳粥對離中六一居士詩云杯盤餳粥春風冷池館榆錢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餳粥冷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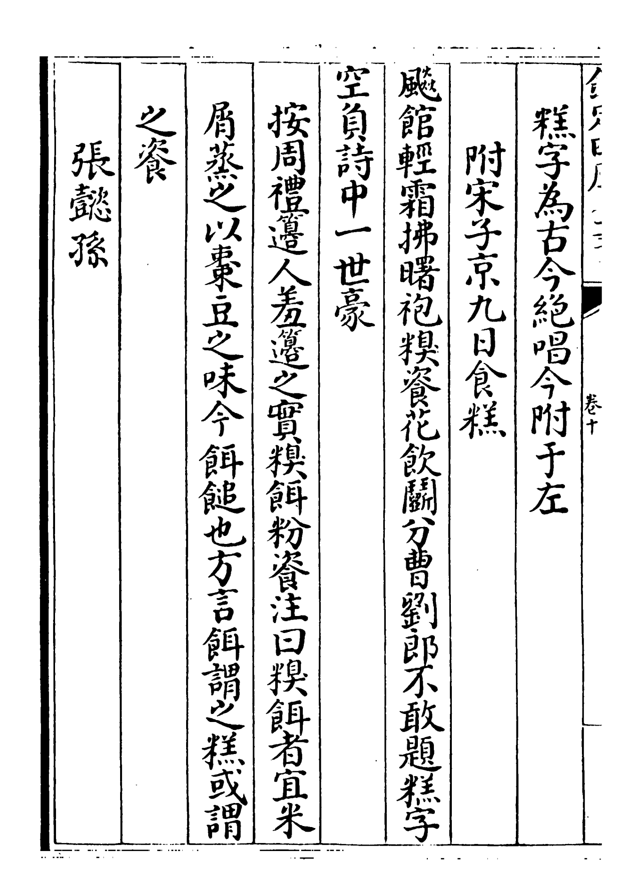
詩云新火發茶乳温風散粥餳皆清明寒食詩也

胡苕溪云寒食詩古人多用餳事重九詩未有用糕事者惟崔德符和詩有云今附于左

附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

街頭未易着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黄歸去乞錢煩里社買糕沽酒作重陽

聞見後録云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糕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特於九日詩中用



糕字為古今絶唱今附于左

附宋子京九日食糕

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鬬分曹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

按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曰糗餌者宜米屑蒸之以棗豆之味今餌餻也方言餌謂之糕或謂之餈

張懿孫

石林詩話云張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佳句甚多也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後宮

中伴應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倘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

石林詩話云張繼此詩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也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唐詩人尤多言之

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邪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考耳

復齋漫録云歐公譏張繼詩謂夜半非打鐘時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亦云今附于左

附皇甫冉宿嚴維宅

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别良宵詎可逢

按維所居在㑹稽鍾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爲不誤歐公偶不察耳而半夜鍾亦不止姑蘓有之也愚記温庭筠詩亦云悠然旅思頻回首无復松窓半夜鍾庭筠詩見白樂天詩後又陳羽與温商夜别詩亦云隔水悠揚午夜鍾乃知唐人詩多用此也

附劉彦冲景陽鍾

景陽鍾動曉寒清庋栁穿花隱隱聲三十六宫梳洗罷却吹殘燭到天明

劉彥冲此詩人多喜之但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此詩言五更鐘耳

詩林廣記卷十